



春秋經傳集解昭公二第二十一

杜氏 盡七年

經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當雪而雹故以為災而書之國于付反傳大雨雹同

國蒲學反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

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王始合諸侯音審楚人執徐子

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

因申會以伐吳不言諸侯者鄭徐滕小邾不在故也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執齊慶封殺

之楚子欲行霸為齊討慶封故稱齊國于偽反遂滅賴九月取郟

例曰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國才陵反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傳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欲與遂止

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前年楚子已與鄭伯田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鄭許椒舉致命曰寡

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于宋宋盟在襄曰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不易言有難易以

反下文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欲得諸侯謀事使舉

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虞度也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欲借君之威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

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

晉楚唯天所相相助也不可與爭君其

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

況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棄不以吾又誰

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殆危也國

險而多馬齊楚多難多篡弒之難有是三者何

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

殆也四嶽東嶽公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許亮反

荆州如字或作常在與州案作恒者是二塗在河南陸

也北嶽本名恒山漢為文帝諱改作常耳陽城在陽城大室在河南陽

山名服云大行轅轅嶺荆山在新城大室在河南陽

即中嶽嵩高山也在豫州荆山又音尔漢書音義音釋或

音隸則當水旁作尔恐非本或作深字誤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也是

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

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

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亨神人亨通也國許不聞

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

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

於國則四垂為字居良反喪息浪反下同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克之難

而獲文公是以為盟主里克平鄭事在僖衛邢無

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秋滅衛信二故人之難不可

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

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

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

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言不得自往

舉遂請昏蓋楚子遺卒晉侯許之楚子問於子產

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

諸侯安於小小不能其大夫多求貪莫匡其君在

宋之盟又曰如一晉楚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

宋盟焉於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

慶反注同

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何故不來不來者其

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偏於齊而親

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

威力所能及及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

求逞於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會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

也申豐魯大夫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

日在北陸而藏冰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冰堅而藏之西陸朝覲

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出而用水春分之中奎星朝見東方如字注同

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

之沍門也必取積陰之水所以道達其氣使不為災其山出之也

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言不後其其藏之也黑

牡秬黍以享司寒黑牡黑牲也秬黑黍也司寒玄冥北

其神反音巨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

所以禳除凶邪將御至尊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

與焉職事就官食者大夫命婦喪浴用水

祭寒而藏之尊司獻羔而啓之謂二月春分

公始用之公先用火出而畢賦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

命婦大祭寒而藏之命婦大祭寒而藏之與

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與人納之隸人藏

之與隸皆夫冰以風壯水因風而以風出順春風其藏而散用

之也周周密其用之也徧及老則冬無愆陽愆

也謂夏無伏陰伏陰謂春無凄風凄寒也秋無

苦雨霖雨為人雷出不震震震也無蓄霜

雹雹疾不降民不夭札短折為夭

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既不藏深山

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越散也言陰

雹之為蓄誰能禦之七月之卒

章藏冰之道也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凌陰

侯如焚魯曹邾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

祭衛侯辭以疾如子產言鄭伯先待于申自楚先六

月丙午楚子合諸侯于申至會也椒舉言於楚子曰臣

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

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啓禹

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啓身諸侯於此商湯有景亳之命河南

西商有湯亭或言亳周武有孟津之誓紂伐成有岐

陽之蒐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康有豐宮之朝

豐在如平鄆縣東有靈臺康穆有塗山之會周穆王會

王於是朝諸侯豐晉文有踐土

壽春東北齊桓有召陵之師在僖四年

晉文有踐土

之盟在僖二十八年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

侯之良也君其選焉選擇所用舒亮反王曰吾

用齊相用會曰口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言所聞謙示所未行獻公

合諸侯之禮六其禮六儀也宋子產曰小國共職

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鄭伯爵故獻伯

其禮同所從言之異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

善相小國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規正二子之

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

焉又何以規左師子產所獻六宋犬子佐後至王田

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請王辭王使往

曰屬有宗桃之事於武城言為宗廟田獵章工反

寡君將墮幣焉敢謝後見恨其後至故言將因諸侯

為貳焉故執諸申言楚子以疑楚子示諸侯後

自奢椒舉曰夫六王一公之事六王啓湯武成康

文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

為仍之會有緡叛之乃緡皆國名商紂為黎之蒐

東夷叛之黎東夷周幽為大室之盟戎狄叛之室

中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弃命也今君

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

惠楚矣汰而復諫復恨也不過十年左師

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惡及遠方則人棄之

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為十三年楚秋七月楚

子以諸侯伐吳宋太子鄭伯先歸經所以更序諸侯也時晉之屬

國皆歸獨言二國者鄭伯久於楚宋太子不得時見故慰遣之宋華費遂鄭

大夫從從伐吳以答見慰使屈申圍朱方朱方吳邑

齊慶封所封也屈申居勿反八月申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慶封以襄二十八年奔吳八月無甲申日誤將戮慶封椒舉曰臣

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在此逆

謂性不恭順其肯從於戮乎言不肯默播於諸侯焉用之

播揚也波可反於度反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

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

大夫齊崔杼弑君慶封其黨也故以慶封曰無或如

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

以盟諸侯主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

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中軍王所將

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林其櫬王從

之從舉言遷賴於鄢鄢楚邑楚子欲遷

許於賴使鬪韋龜與公子弃疾城之而還為許城也

韋龜子文之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

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謂築城於外竟諸侯無與爭竟音境

王心不違民其居乎言將有事不得安也民之不處其誰

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九月取郢言易也

莒亂著立公立而不撫郢郢叛而來故曰取凡

克邑不用師徒曰取著立公去疾也不書奔者潰散而取來將帥微也重發例者以通叛而

自來易以豉反直居反徐直據反國所類反直用反鄭子產作立賦立十八

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國人謗之謗毀也曰其

父死於路謂子國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以令於

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寬大夫子產曰何害

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也以用也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

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度法也詩曰

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逸詩也子產自以為權制齊國於禮義無愆吾不

遷矣近移也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渾罕子寬作法於

反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涼薄也音作法於

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

滕其先亡乎偏而無禮鄭先衛亡偏而無法

上之有子產權時救急冬吳伐楚入棘櫟麻棘

麻皆楚東鄙邑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以報朱

縣東北有棘亭力狄反徐失灼反才河反

方之役朱方役在楚沈尹射奔命於夏汭夏汭漢水

夏口也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在東南以絕其

後音夜反又食亦反一音夜音夜如鏡反箴尹宜咎城

鍾離宜咎本陳大夫襄二十遠啓疆城巢然丹城州

來然丹鄭穆公孫襄十九年奔楚東國水不可以城彭

生罷賴之師彭生楚大夫罷闔草蕪城賴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成十六年辟僑如之難奔遇婦人使

私為食而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婦人

之適齊娶於國氏國氏齊正生孟丙仲壬夢天壓

已弗勝穆子夢也顧而見人黑而上樓

上樓有偃力深目而猥吟日象猪音號之曰牛

助余乃勝之旦而皆召其徒無之徒從者胡到

且曰志之志識也及宣伯奔齊饋之宣

伯宣伯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

將存吾宗必召女召女何如對曰願之久

矣言兒始為亂已則有今日魯人召之不告而歸既

立在齊生孟丙仲壬魯召之立為婦所宿庚宗之婦人

獻以雉獻穆問其姓問有子否問其姓對曰余子

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襄二年登牛五六歲召而

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

其徒使視之遂使為豎豎小臣也傳言從夢未必告

反有寵長使為政為家公孫明知叔孫於齊公

明齊大夫子明也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國姜子明

與叔孫相親知七住反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子孟丙田於丘猶

丘猶地名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

猶音由孟明不可欲使從己孟不肯叔孫為孟鍾曰爾未際

際接也孟未與諸大夫相饗大夫以落之以豕猪血鬻

接見既具饗禮使豎牛請日請饗入弗謁謁也出命

之日計命父賓至聞鐘聲牛曰孟有北婦人之客

北婦人國姜也怒將往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

外殺孟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萊書觀

於公萊書公御圭各仲與之私遊觀於公宮公與之環賜

環使牛入示之示叔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

孫見仲而何而何如何何賢通反叔孫曰何為惟牛

曰不見既自見矣言仲已自公與之環而佩之矣

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告許而不召杜洩見

告之飢渴授之戈杜洩叔孫氏宰也牛不食叔孫叔孫

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言求食可得無為去豎牛

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

退寘置也个東西廂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寫器

政反个古賀反謂廂屋

示君叔孫已食命去力呈反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之卯卒

絕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豹之庶子叔孫婼也相息亮反公使杜

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昭子叔仲帶也南遺季氏

家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之憎洩不與已同志國鳥路反杜洩

將以路葬且盡卿禮路王所賜叔孫車南遺謂季孫曰

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鄉無路介卿以葬

不亦左乎冢卿謂季孫介次也左不便國於虔反下將焉用同季孫曰

然使杜洩舍路舍置也舍式依反注同或音捨不可曰夫子受命

於朝而聘於王在襄二十四年夫子謂叔孫王思舊勳而賜之

路感其有禮以念其先人復命而致之君約不敢自乘君不敢逆王

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曰各

謂季孫也書各定位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謂叔孫也服車服之器工

書正所子孟孫為司空以書勳勳功也今死而弗以是

弃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

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季

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誣叔孫以

經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襄十一年始立中軍楚殺

其大夫屈申書名罪之公如晉夏莒牛夷以牟婁

及防茲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秋七月公

至自晉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蚡泉魯地

扶。秦伯卒。無傳不善。名未同盟。冬楚子祭侯陳侯許男

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罷中軍季孫稱左師孟氏

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氏。季孫親其議勅二家會諸大夫發毀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

置之計又取其令名各有其一。三家各有季氏盡征之。無所入叔孫氏臣

其子弟。以父兄歸公孟氏取其半焉。後以子弟之半歸公及其舍

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簡擇取二分二子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國人盡屬三家三以書

使社洩告於殯。告叔孫之極曰子圖欲毀中軍既

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

僖闕。詛諸五父之衢。皆五父襄十一受其書而投之

投擲地帥士而哭之。痛上以孫叔仲子謂季孫曰帶

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門。不以壽終為鮮

門季孫命杜洩命使從。西門非魯朝正杜洩曰卿喪

自朝魯禮也。從生有朝吾子為國政未改禮而又

遷之。遷易羣臣懼死不敢自也。自從既葬而行善

洩能仲至自齊。聞喪而來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

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

南遺使國人助豎牛以攻諸大庫之庭。豎牛也

魯城內有

大庭氏之虛於其上作司官射之中目而死豎牛取

庫音預起居反東鄙三十邑以與南遺取叔孫氏邑昭子即

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使從於

如字服云使亂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披

大和順之道也也謂以邑與南遺昭子不知豎牛饑殺其父也

但言其見罪過丁歷反罪莫大焉

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關之

外齊魯界上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寧風齊地仲尼

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不以立已為功勞據

罰私怨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詩大雅豎直則

方慎從之音壬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以示卜楚丘楚丘卜人姓名曰是將行行出而歸為子祀

祭祭以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

離為日夷傷日之數十甲至故有十時亦當十位

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公中當王食時當

為士夜半為早人定為輿黃昏為隸日入為僚僚補時為僕日

反陽日上其中日中盛明食日為二公曰日

為三卿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旦乎融明也離

在地中之象又變為謙謙道卑退故曰故曰為子祀莊

明而未融日明未融故曰其當旦乎

卿也卜豹為卿 日之謙當鳥故曰明夷于飛離為

故知為子祀 鳥離變為謙日光不足故 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日從

當鳥鳥飛飛行故曰于飛 為未融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明夷初九得位

鳥為垂翼 應對之應如字又還嫁反 當三在旦故

曰二日不食旦位在三又非食 離火也艮山也離為

火火焚山山敗離艮合體故 於人為言言艮為 敗

言為讒為離所焚故言敗 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

言必讒也離變為艮故言有所往往而見號故主 純離

為牛易離上離下離畜牝牛吉故言 世亂讒勝勝純離

適離故曰其名曰牛離林山則離勝言世亂則讒勝山

不吉牝牛故 謙不足飛不翔謙道中退故 垂不峻翼不廣

峻高也翼垂下 故曰其為子後乎不遠翔故 吾子

亞卿也抑少不終且日正卿之位莊叔父子世為亞卿

○楚子以屈申為貳於吳乃殺之貳生 以屈生

為莫敖建生屈 使與令尹子蕩如晉逆女過鄭鄭

伯勞于蕩于汜勞屈生于菟氏汜菟氏比日鄭地

晉侯于邢丘後晉同邢徐扶 晉侯送女于邢丘子陸相鄭伯會

自郊勞至于贈賄傳晉楚強諸侯畏敬其 公如晉即位而往

謂女叔齊曰汝音 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

侯焉知禮禮於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

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

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

家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玄孫

反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伐莒取利人之難謂

年莒亂而取贈難乃不知甚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

於他他謂三家也言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

息吏反謂羣臣慮也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

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而屑屑焉習儀以亟

言以習儀為急紀力反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

侯於是乎知禮時曰侯亦失政晉韓宣子如楚

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可南

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

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事皆可從而失儀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禮於苦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

禮於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

禮於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行之

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

上大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別是使守門音求

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刑足以辱晉吾亦得志

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

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沈恥國乎是以聖王

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珪以信享覘有璋享

也規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他弔及徐他

彫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

功天子巡守曰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

飲言務行禮宴有好貨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殽有

音鼎音鼎入有郊勞實至

之道也則禍亂興去則贈之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

楚備以敗於邲在宣十二年言兵禍邲之役楚無

晉備以敗於鄆在成十六年自鄆以來晉不失備

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能報

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取之以召寇讎備之

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謂有賢人以敵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

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麇羣也求昏而

薦女薦進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

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

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

偃之子音智于匠反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

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非

凡人他歷反古百反或音各力韓襄為公族大

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

所吏反注及下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比皆大家也韓賦七邑比皆成縣也成縣賦

庶子韓襄起之兄子箕襄帶二人韓氏族韓須叔禽叔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曰人

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入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入大夫

於揚故又號揚肸也輔韓須揚石石叔向子食因其

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長轂九

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

季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中行

伯魏舒帥之伯中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

夫婚姻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

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

大夫無辱謝遠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

所不知而不能上言叔向之多知五報反叔向以皆智亦厚

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圉圉鄭地名辭不敢見禮也

奉使君命未反鄭罕虎如齊娶於子尾氏自為逆也

晏子驟見之陳栢子問其故對曰能用善人民

之主也謂授子夏宮年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尊重也重地故書以宮人

愬于晉愬魯受牟夷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

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

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

以師討焉間暇也備徒卧反乃歸公秋七月公至

自晉宮人來討討受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

蚡泉宮未陳也嫌君曰異故重發例冬十月楚子

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後在遠

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會楚子越大夫

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瑱瑱楚地聞吳師出遠

啓彊帥師從之從吳遠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

廬江舒縣有鵲楚子以駟至於羅汭駟傳也羅水名

將以釁鼓主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

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

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

知之言吳今龜如此音汝龜兆告吉曰克可知

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茲敝邑休怠休解也

反下並同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

怒馮盛也馮皮米反虜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

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完器備其可以息師

息楚之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上豈為

一人賜以改反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

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常

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言

城濮戰楚上吉其效乃在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言

有報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

於萊山遠射帥繁楊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

及汝清南懷汝清吳不可入備楚子遂觀兵於坻

箕之山觀示也是行也吳早設

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

待命于巢遠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善有備

韋昭音虛秦后子復歸於秦元年景公

卒故也終五稔之言經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再同葬秦景

公。夏季孫宿如晉。葬杞文公無。宋華合

比出奔衛

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書名罪之國戶化反如字又毗志反

○秋九月

大雩。楚遠罷帥師伐吳

音

○冬叔弓如楚

○齊侯伐北燕

傳六年春王正月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杞因晉取其田而今不廢喪紀故禮之

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葬之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詒

子產書

詒遺也鑄以之反國准季反

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準度于產

以爲已法

今則已矣

已止也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

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心

爭鬪之手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

以政

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

奉養也制爲

祿位以勸其從

勸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淫放也

丁乱反下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

聳之以行

聳懼也

息勇反

教之以務

時所使之以和

說以使民

臨之

以敬涖之以彊

施之於事爲法音利又音類

斷之以剛

義斷猶求

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上公王也官

忠信之長慈惠

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

而不生禍亂民知有

辟則不忌於上

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權移於法故民不畏上

並有爭心以徵

弗可爲矣

爲治也

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

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

周之衰亦為刑三辟之興比皆救世也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今

吾子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十年息亮反立謗政作丘賦制在四年

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

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

儀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

文王作儀法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信不以刑也民知

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為徵錐刀之末將盡

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

之世鄭其敗乎音佳聆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復報也倚不才

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以見箴戒為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也周五月昏見

賢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

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夏季

孫宿如晉拜宮田也謝前年受年夷邑不見討晉侯享之有加

籩籩豆之數多於常禮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

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貺賜也得貺不過三獻

周禮大夫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懼以不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以加禮致驩對曰寡君猶未

敢未敢當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如貺固請徹加

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宴好之貨

○宋寺人柳有寵侍御良久反寺人名太子佐惡

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欲以求媚大柳聞之乃坎用

牲埋書詐為盟處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

族亡人華呂也襄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

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合

比弟欲得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

合比處聞合比欲納華公使代之代合比見於左師左師向戌

又知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夫謂華亥音汝下并女

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言人亦不能

反詩曰宗子維城母俾城壞母獨斯畏詩大雅言宗

俾使女其畏哉為二十一年華六月丙戌鄭災終

文伯之言。楚公子棄疾如晉報韓子也報前年過鄭

鄭罕虎公孫僑游吉從鄭伯以勞諸相辭不敢

見不敢當國之勞相鄭地古卧反又古禾反才用反或

王注見鄭伯如見固請見之見如見王見鄭伯如見楚

有以其乘馬八匹私面私見鄭伯見子皮如上卿

楚卿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降殺以兩禁芻牧採樵不入田不犯不樵

樹不采藝藝種也不抽屋不強勾誓曰有犯命者

君子廢小人降君子則廢黜不得居位小人則退給下

蓋乞也說文作句舍不為暴主不恩實恩忠也圖往

來如是鄭三卿皆知其將為王也三卿罕虎公韓

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乃晉竟晉

侯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辟邪也衷正也竟

亦反注及下同音忠似嗟反若何效辟詩曰爾之教矣民胥

效矣詩小雅言上教下效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辟度反

書曰聖作則逸書則法也無寧以善人為則無寧也而則

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況國君乎晉侯

說乃逆之傳言叔向知禮音悅秋九月大雩旱也徐

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

遠洩伐徐遠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

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竟音甫

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宮殿尹棄疾鬬章

父鬬章子蕩歸罪於遠洩而殺之歸罪於遠洩不

冬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弔為吳十一月齊侯

如晉請伐北燕也告盟士句相士鞅逆諸河禮

也士句晉大夫相為介得敬逆來者之禮細息亮反注同遇王肅本同學者皆以士句是范宣子即士鞅之父不應取

古人質曰不言之耳何妨為介也案士文伯是士鞅之族亦
名勻無妨今相范鞅即文伯也然士文伯名古本或有作正
者解見前卷
襄三十一年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

納簡公簡公北燕伯三年出奔齊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

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為明年暨齊平傳謂
救檢反國羊朱反

經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暨與也燕與齊平前年
冬齊伐燕間無異事故

不重言燕從可知其
器反傳同直用反○三月公如楚叔孫婁如齊

泣盟無傳公將遠適楚故叔孫如齊尋
舊好也救略反徐音釋○夏四月甲辰

朔日有食之○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元年大
犬盟于

○九月公至自楚○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

卒○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傳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齊伐燕燕人
賂之反從求

平如晏
子言癸巳齊侯次于號號燕竟
瓜燕人行成曰

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敝
器

瑤壺玉櫝之屬
鳥送反徐於容反徒木反公孫析曰受服而退侯鬻而

動可也哲齊大夫
星歷反二月戊午盟于濡上濡
水

出高陽縣東北至河間鄭縣入易水
音須說文女于反一而又而于二反音莫燕人歸燕姬

嫁女與賂以瑤壺玉櫝罕耳不克而還瑤玉也櫝
也罕耳玉

古雅反一音嫁禮記夏曰
殷曰罕周曰爵說文罕從斗○楚子之為令尹也為

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
軫音留之刃反芋尹無宇斷之曰

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

人以實之章華南郡華容縣無字之閣入焉有罪亡

宮無字執之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

罪大矣執而謁諸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遇其無字

辭曰天子經略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略諸侯正封封疆有定

反扶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

誰非君臣毛草也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小雅濱涯也音本或作溥音普天

有十日甲至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

以共神也音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

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

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亡人當大蒐其衆音汝馬於夷反所以得天下也吾

先君文王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區鳥侯反

匿也為隱匿曰盜所隱器隱盜所與盜同罪所以

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

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王事無乃闕乎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

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

具反又色主反布吳反素口反

夫致死焉人欲致死討紂君王始求諸侯而則

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

矣言王亦為盜王曰敢而臣以往往去盜有寵未可得

也盜有寵王自謂為葬虛王張本遂赦之赦無楚子成章華之臺

願與諸侯落之宮室始成祭之為落臺今在華容戎內大宰遠啓彊

曰臣能得魯侯遠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

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

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

受命于蜀蜀盟在成二年衡父公奉承以來弗敢失

墮而致諸宗祧言奉成公此語以告宗廟曰我先君共王

引領北望日月以冀音恭傳序相授於今四王

矣四王共康鄭教及靈王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

我喪襄公二十八年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在

喪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皇眼也言有大喪多不暇今君

若步玉趾辱見寡君也寵靈楚國以信蜀之

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

復有賢子音致又如字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

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問魯見伐之期所吏反

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請問也

音至徐之二反又公將往夢襄公祖祖祭道神梓慎曰君

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

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

故周公祖以道之音導襄公適楚矣而祖以

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

鄭城門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僖子仲孫獲

報反下同及楚不能答郊勞為下僖子病不能相禮張本夏四月

甲辰朔日有食之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謹將當

日食對曰魯衛惡之受其凶惡如衛大魯小公

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衛地承旱也魯地降婁

降婁之始乃息故禍在衛大在魯小也周於是有災魯

實受之災發於衛而魯受其餘禍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

八月衛侯卒十一月季孫宿卒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

者何也感日食而問詩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

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謫譴也故政不

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擇賢二曰因民

因民所利三曰從時順四時之所務晉人求治杞田前汝

不盡歸今公適楚晉人恨故復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成子孟氏邑謝息

為孟孫守不可謝息僖子家臣曰人有

言曰雖有挈鉶之知守不假器禮也挈鉶汲者喻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器猶知不以借人音智注小知同

夫子從君而守臣喪

邑

夫子謂孟僖子從公如楚

雖吾子亦有猜焉

言季孫亦將疑我而不忠

反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言晉罪君之至楚

又不

聽晉會罪重矣晉師必至魯無以待之不如與

之間晉而取諸杞

候晉間隙可復伐杞取之

吾與子桃

沛縣東南有桃

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成也魯無

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萊柞

萊柞二山

乃遷于桃

謝息遷也

晉人為杞取成

非公

楚子享公于新臺

章華臺也

使長鬣者相

命

光夸魯侯

方輒反好以大屈

息亮反若華反

既而悔之遠啓疆聞之

見公公語之

賢遍反

拜賀公公曰何賀對曰齊與

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

備禦三鄰

言齊晉越將伐魯取之

慎守寶矣敢不賀

乎公懼乃反之

傳言楚靈不信所以不終

鄭子產聘于晉

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私語曰寡君寢疾於

今三月矣並走羣望

晉日所望祀山川皆日走往祈禱

有加而無瘳

今夢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

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在東海祝其縣西南 一奴來反能三足鼈也解者云獸非入水之物故是鼈也一曰既為神何妨是獸案說文及字林皆云能熊屬足似鹿然則能既熊屬又為鼈類今本作能者勝也東海人祭禹廟不

用熊白及鼈為膳斯豈縣化為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為夏郊二代祀之繇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

并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言周襄晉為

子祀韓子祀夏郊視繇晉侯有間賜子

產莒之二方鼎方鼎莒子產為豐施歸州田於

韓宣子豐施鄭公孫段之子三年晉以州曰日君以夫

公孫段為能任其事音扶而賜之州田今無

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不敢以聞

於君私致諸子此年正月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

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荷擔也以微薄喻

音河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况能任大

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敝邑獲戾恐後代宣子者將以鄭取音邑而豐

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

豐氏也敢以為請傳言子產宣子受之以告晉侯

晉侯以與宣子宣子為初言病有之初言謂與趙

以易原縣於樂大心樂大心宋大夫原晉鄭人相

勳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襄三十

其鬼至鑄刑書之歲二月在前或夢伯有介而

行介甲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帶助子殺伯有明年

壬子六年三月三日

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公孫段豐氏黨壬寅此年正月二十八日及壬子駟

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此年正月壬寅公孫段

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

撫之乃止公孫洩子孔之子以襄十九年鄭殺子孔良止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息列反

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

為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為子孔不為厲問子何為復立洩

產曰說也為身無義而圖說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威民并立洩使若

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如字下及注同徐始說反從政有所反之以取

媚也民不可使知之故治政不媚不信之說而後信不信或當反道以求媚於民

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景子晉中軍佐趙成曰

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

也魄音白既生魄陽曰魂陽神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白反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爽明也匹夫匹婦彊

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彊死不病也人謂匹夫匹

婦賤身強宜文反庄及下同皮冰反下同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

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御從政三世矣鄭雖

無腆腆厚也從政三世矣子良公子去疾生子耳抑諛

曰蕞爾國蕞小貌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

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良霄

所馮者而彊死能為鬼不亦宜乎傳言子產之傳敏。子皮之

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

惡馬師氏公孫錮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齊師

還自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魍罕魍子皮弟罕朔奔

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御違從大夫

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古之制

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矣

而逃唯執政所宣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

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

不以罪降子子篤反注同。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

注又不同缺字甚多

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其地賊人孫林父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

不急難弟相救於急難不可自舍難如字又乃

反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兄弟

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弔恤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

不禮於衛之嗣嗣新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

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威田

傳言威田所由還衛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

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

格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格敬也帝天也叔

族飲酒無度相尚以奢故馬師氏與子皮氏有

惡馬師氏公孫錮之子罕朔也襄三十年馬師氏出奔齊師

還自燕之月在此年罕朔殺罕黈黈子皮弟罕朔奔

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問朔可使子產曰君之

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

之位謂以禮去者罪人以其罪降罪重則古之制

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大夫位獲矣

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為惠大矣又敢

求位宣子為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為子產故

不以罪降子子篤反注同。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

獻子曰衛事晉為睦睦和晉不禮焉庇其賊人

而取其地賊人孫林父故諸侯貳詩曰鷓鴣在原

兄弟急難詩小雅鷓鴣難渠也飛則鳴行則搖喻兄

且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威畏也言有死喪兄弟

之不睦於是乎不弔不相况遠人誰敢歸之今又

不禮於衛之嗣嗣新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

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

傳言戚田所由還衛○說音悅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

成簡公如衛弔簡公王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

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陟登也恪敬也

父謂襄公命余敢忘高圍亞圍二圍周之先也為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

者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不能相儀答郊勞以

此為已病乃講學之講習也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

五聖人之後也聖人殷湯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

子奔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投厲公弗父何孔父

魯公之子厲公之兄何及正考父弗父何佐戴武宣

適嗣當立以讓厲公三命三命上卿也益共言位高益共故其鼎銘云考

廟之一命而

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俯共於偃偃共於僂循牆

而走言不敢安行亦莫余敢侮其共好是亦僮於是

於是於是鼎中為饘鬻饘鬻屬言至儉以餬余口之然反鬻之六反孫炎云淖漿也

胡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紇武也曰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聖人之後有明德而不當大位謂正

考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得終必屬說與

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說南宮敬叔何忌孟僖子皆僖子之子而學禮

焉以定其位知禮則位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

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

是效詩小孟僖子可則效已矣。單獻公弃親

用羈獻公周卿士單靖公之子頃冬十月辛酉襄

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襄公頃公之父成公十一

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伯瑕士文伯曰吾所問日食

從矣可常乎衛侯武子皆卒故對曰不可六物不同各異

民心不壹政教殊事序不類有變易官職不則治官

非一同始易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

惟悴事國詩小雅言不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

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

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歲

謂之辰故以配凡謂以子丑衛襄公夫

人姜氏無子姜氏嬖人媯始生子孟縶紉也元孟縶弟夢時

叔謂已立元成子衛卿孔達之孫孟縶也元孟縶弟夢時

反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羈孟縶子苟史朝子

下同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

承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

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跛也孔成

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今著

遇屯震下坎上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嘉

也遇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以示史朝史

也遇屯交變志反注同

朝曰元亨又何疑焉周易曰屯元亨許成子曰非

長之謂乎言屯之元亨謂年長非謂名元長丁丈反注同對曰康叔名之可

謂長矣善之長也名如字徐武政反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

可謂長足跛非全人不且其繇曰利建侯繇卦辭直又反

嗣吉何建建非嗣也嗣字有常位故無所卜又無所建今以位不定卜嗣得言則當從吉

而建二卦皆云謂再得屯卦皆子其建之康叔命

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

外傳云大誓曰朕夢協朕上聚於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弱足者居跛則偏弱居其家不能行

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

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孟跛利居元吉利建於慶反故孔成

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靈公元也

春秋經傳卷第二十一



